







皇明鴻猷錄卷五

北伐中原

京山高岱編輯

桐汭李徵儀評校

吳元年丁未徐達等既執張士誠平吳振旅還京、
上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獎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
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
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眾地廣已先摧滅張士
誠兵強財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能至此自

常開平
直擣元
都一段
政
聖謨萬全
處不宜
略

古帝王以征伐得天下，亦必有名世之將以為之輔。故國家開永世之業，將帥亦皆顯受爵祿慶流子孫，與國同休于無疆也。爾等勉之，諸將皆頓首受命。上議北伐中原，別遣湯和、廖永忠等討方谷珍，陳有定遣胡美、何文輝等征福建，遣楊璟等取廣西，會湯和師平廣東，以中原事屬徐達。常遇春等九月命達為征虜大將軍，遇春為副將軍，諸別將皆屬焉。率甲士二十萬，由淮入河北向。上召諸將面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

人將自
有體

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眾，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陳定邊者，但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須遇春領前鋒，或敵勢強盛，則與參將馮宗異分左右翼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使各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

衝鋒陷陣
自不可少

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連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闔外之事。一以付卿。茲行必自山東始。次第進取。古云山東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必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彼實。則避之。我實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雄並驅。嘗見其取敗者。皆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諭傳

友德曰。汝此行當努力。昔漢高與項羽相持。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乃汝立功之日也。請將受命。遂出師。上先遣使傳檄諭中原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丞父妾。上下相

典謨訓誥之文

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淪瀆甚矣。夫
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
世之大防。所爲如彼。豈可爲訓天下後世哉。及其後
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臺憲報復。有
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
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由人事所致。實天
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
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國氣盛。億兆
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今一紀於茲。

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
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乃忘
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
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反爲生民之害。皆非華夏
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
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
海。南抗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
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
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

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民。撫養無異。先丙午夏。元徐州守臣陸聚等。已降附。今年春。楊璟經畧荊州等處。皆平。至是。達率諸將進克沂州。元守

臣王宣降。王信遁走。又取嶧州。遂攻青州。遇元將也速兵。傅友德率騎與戰。佯敗也。速來追。達麾軍進擊。俘斬甚衆。平章保保降。山東宣慰使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及城破。還與母訣曰。兒不能兩全忠孝矣。達聞其賢。遣使召之。不往。被執。不屈。與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不花妻阿魯真。亦抱其子。并女妾俱投井死。達自青州引師向濟南。元守臣喬僉院等。以城降。達以陳勝守之。遣兵徇萊州。元守臣安然降。達所過。秋毫無犯。達遣汪興祖分兵攻東平。元守臣馬德棄

城走陳壁率所部五萬餘人來降。衍聖公孔希學率曲阜縣尹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兗東州縣。皆降。又率兵向濟寧。元守臣陳秉直出走。興祖入城。撫定之。洪武元年戊申正月，達等取東昌。元守臣申榮甫死之。擴廓帖木兒退保晉寧關。與貊高合兵拒守。達等攻安樂棣州。距城五里。合兵填濠壩進。元守臣俞勝遁。張仲毅以城降。達以華雲龍守棣州。遂引師西泝黃河。至陳州。左君弼歸附。導師向汴梁。父老壺漿以迎。將至汴梁。元守臣李景昌棄城走。乃徇河

壯哉

南洛陽等處。上別命鄧愈帥襄陽安陸景陵等處兵。北畧地。愈遣別將王成、李廷琛攻唐州。克之。進取南陽。達大軍至河南。元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洛水北。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斃其前鋒。大呼殺入。達麾任亮、康茂才、耿炳文等乘之。俘獲無筭。脫因帖木兒收散卒奔陝州。大軍進管城北。趙庸率步騎自中灤渡河。至虎牢關。與曹良臣破元將詹同兵。會遠軍于城北。元守將李克彝出走。梁王阿魯溫出降。河南平。乘

勝下洛陽克陝州抵潼關馮宗異遂破潼關入之達
分遣傅友德攻下福昌凌青仙人等山寨降元將潘
莽兒牛叅政等又命任亮招諭嵩州亦下之以亮守
嵩州時河南諸軍皆降惟元將孫雲守裕州不下招
之不從至是城破被執上釋而用之戊申五月車
駕幸大梁以大梁爲北京諸將皆以師會立行都督
府以陳德署府事留狗未下城堡何文輝征閩廣師
旋上命爲河南衛指揮使統兵鎮守馮宗異上言
潼關重地請擇人守之徐達言郭子興康茂才于光

可任上遂命郭子興率茂才等鎮潼關諭之曰陝
州潼關三秦門戶扼而守之李思齊張師道如穴中
鼠耳若其來犯甚勿與爭但厲兵積穀嚴守禦俟大
軍至戮力取之茂才等乃運糧餉鎮河中秦人自是
不敢東出文輝在河南有山寨賊寇汝州等處文輝
率兵駐嵩州遣任亮討平之徐達師至陝命王臻等
將兵至虢州諸將克平毛葫蘆山寨及鞏縣諸山登
封諸砦堡皆平元守將李克彝棄河南奔陝入關依
李思齊七月上自大梁還京師將發大將軍率諸

將自陳橋入陛辭。上以河南北山東皆平，命諸將取元都，面諭之曰：朕與公等率眾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出百死一生，未得休息，朕每惕然于心，非得已也。昔元起沙漠，入主中國，今其子孫怠荒，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掠，朕實不忍。爾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民安其業。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伐罪救民之意。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頓首受命出。上乃還京，命

上者之

馮宗異留守汴梁，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乃檄山東守將汪興祖等，以益都徐濟兵會于東昌。薛顯與俞通源渡河取衛輝，元守臣龍二走彰德，追及之。龍二復走，元彰德守臣以城降。進攻廣平，元守臣周湏以城降。邯鄲尹都文玉亦降。遂克趙州，又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等，用為嚮導。達又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於臨清。時諸將駐濟寧，久知府方克勤籌應芻糧，極有方略。朱亮祖以河淺，勒取五千夫濬河，克勤不忍民勞，泣禱于天，天大雨水漲，舟始行。克

勤方孝孺父也。乃進取德州，克長蘆。元將左僉院遁去，進攻直沽，獲海舟，作浮梁濟師。常遇春率舟師，諸將率步騎夾河進。元丞相也速帥衆禦海口，望風大潰。進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朶兒只進巴迎敵，達率諸將進擊，大破之。元都大震，時濟南軍作亂，守將陳勝討平之。鄧愈在河南，上手書示愈，勿從北征，留駐襄鄧，經略未附山寨。愈遂遣兵攻下隨州。德安光山諸郡縣及洪山、腦山諸寨，獲元守將王誠、張誠、劉敬等。於是葉縣、舞陽、魯山之境皆定。河南遂平，而北征諸將遂向元都云。

論曰：嗚呼！我聖祖諭中原一檄，詞嚴而義正，理直而氣昌。雖大誥、牧誓，何加焉？漢高三章之約，豈足爲弘而縞素發喪之命？又矯情飾詐，未可同日語也。況不殺之訓，所以飭戒諸將者，勤拳懇切，悉出由衷。雖湯武訓詞，未見有此。謂之順天應人之舉，吊民伐罪之師，豈有毫髮愧哉？故諸將北伐，勢如破竹，兵不留行，仁者無敵，斯足徵矣。況汴京一幸，足以繫中原之心，而命馮勝駐汴梁，留鄧愈駐

皇明河漢金 卷五 九
襄鄧分布遙制皆有微權其所以控制形勝駕御
英雄之略豈淺識之士所能窺測其萬一哉故能
收韓彭之功而終身無雲夢之郤雖一時賢將莫
非純臣亦將將之能迥出千古也吁此其所以爲
獨稟全智而克創大業也哉

克取元都

洪武元年戊申閏七月徐達率諸將既克長蘆直沽
等處進抵河西務郭英首與元兵戰生擒達達判院
遇元平章奄卜大戰擊破之俘獲人馬甚衆距通州

三十里爲營深溝高壘爲持久計衆請速攻城郭英
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
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
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出
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爲二斬
首數千級元知院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擒元宗室
梁王孛羅二十七日夜三鼓遂克通州徐達率華雲
龍俱以師會元主得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等議
北避兵遲明召羣臣會議端明殿門開有兩狐自殿

皇明通鑑卷五
上出元主嘆曰宮禁深嚴此物何從來殆天所以啟告朕也朕豈可復作徽欽銜璧事邪遂決計北徙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斯宦者趙伯顏不花等諫留固守京城不花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去之皆不聽命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同留守燕京夜半開建德門出由居庸關北去如上都達率諸將自通州向燕京遇元兵達令尹堅衝陣堅兩手擒兩元將皆金虎符銜刃于口而馳元兵莫敢近八月二日抵城下攻齊化門達命諸將

填濠登城入達入城坐齊化門樓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迭朴賽因不花右

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又獲鎮南威順諸

王子六人玉璽一玉印二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元

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官護侍禁戢士

卒毋得侵暴人民按堵市不易肆人謂曹彬下江南

不過是也達下令凡元朝大小諸臣皆令送告身于

官署民籍中違者有罰元翰林侍制黃殷仕耻出見

欲自投井爲其僕所守乃給其僕曰吾甚愧何從得

神武不殺

畢竟怕
死元何
患無史

酒飲醉而出可也。其僕喜入市取酒，殷仕遂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學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可無死，公死是亡國史也。」遂往見達，後仕國朝，仍學士官。達既定燕京，將西征，留兵三萬餘人，分隸燕山、大興、永清、六衛，以孫興祖統之。守燕京，興祖紀律嚴明，燕京以安。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平。常遇春、傅友德等畧保定、中山、河間，俱下之。十一月，達率師南至真定，會常遇春于柳亭，命諸將分守要害，以曹良臣、潘敬、趙興貴

徐達一
定中原

聖祖即幸

汴梁克

元都之

始或因

南方初

定關隴

巴蜀未

平恐有

意外之

變不即

北幸乃踐

祚三十

年卒不

一幸河

北何耶

守通州，元丞相也。速將萬餘騎來寇，營于白河。時通州城中僅千人，良臣與眾謀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眾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遣佯勇趙興貴、潘敬、陳泰等出，沿河舟中樹赤幟，連亘三十里，不絕。鉦鼓之聲相聞也。速聞之大駭，遂引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擊之，追至薊州，不及而還。捷至京師，上以元都既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後達等大軍征陝西，元平章也。速復寇通州，達遣常遇春、李文忠帥所部兵東還，拒之。遂擣永平，由遵化度鹿

豈有

成祖分封
付託得

人胡藍
接踵肘

腋可虞
之故哉

兒嶺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獲之次全寧也速來戰
大破之也速遁追至灤河斬慶生俘宗王三人進兵
克上都元主遠徙沙漠遇春乃引兵還燕

論曰我 聖祖之取中原克元都如摧枯拉朽耳
雖天命之有在而元人所以禦之者曾無一策夫
元將善戰者莫如擴廓帖木兒觀其在陝西以敗
亡餘孽猶能跳梁躑躅力抗王師亦雄健之材也
假令元主使總諸路之兵禦之雖終無救于國事
或猶可少延旦夕之命未必滅亡之易至此也乃

劉福通
雖敗而
凡人之
精銳亦
盡即擴
廓亦三
鼓氣竭
之餘我
共席百
勝之威
日勢如
破竹矣

既不帥眾以禦北伐之師又不勤王以赴燕京之
急而使庸駑羣醜勉事支吾以中原之廣都城之
下未聞有建牙開闢旗鼓相當而逞一戰之能者
真所謂搏沙捧土以塞盟津之決夫豈有社稷之
遠圖哉吁人謀之不臧蓋即天命之不佑也雖然
師直為壯曲為老中國之非其所有豈惟吾中國
之人憤之雖彼元君亦自知其為竊據也天未定
時上下相習恬不知非一旦真主既出彼亦何詞
蓋心慙而氣自餒耳不然何甘心棄如脫屣之易

若乃徐達之壯猷雄畧，布德宣威，不但戰勝攻取，克建奇功。至于封燕京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使民不知兵，市不易肆。蓋自南巢牧野之後，始再見于斯也。豈非千古英雄之將，而何曹彬下江南之足云邪。嗚呼！信足見我聖祖之知人善任使哉。

略下河東

洪武元年戊申八月，徐達等既克元都，上命達留兵鎮燕京，率諸將進略山西。達分兵取永平、河間等處，親率大軍取道真定，趨太行，擇人守要害，并收未

附山寨。十月，上命馮宗異由河南征山西，以兵西會達。會湯和、楊璟、平兩廣還京，上俱命為偏將軍。同大軍征山西，皆遣受大將軍達節制。達自真定直趨太原，檄馮宗異由懷慶、狗、大、行、璟以兵會澤州。宗異至武陟，遇元懷慶所遣游兵六十人，獲之。明日抵懷慶，元平章白瑣住等棄城走澤州。宗異入城撫定，以紀斌守之。引兵至太行山，斂子城破其關。元守兵潰，進取澤州。元平章賀宗澤出走，留兵戍守。又進攻潞州及猗氏，擒元右丞賈成，轉攻平陽，皆克之。擒李

三原河酋金 卷五
茂先田保保又克絳州十一月達分遣傅友德薛顯率三千騎略平定州擒元將湯同僉取七塚寨又遣陸聚攻車子寨及井陘鳳山城山鐵山諸寨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元擴廓帖木兒遣韓札兒來侵澤州達遣楊璟與副將張彬往援之遇元兵于韓店大戰璟等敗績璟大發憤達與諸將謀取太原時聞元主命擴廓帖木兒遠出太原由保安入居庸侵燕京或議還兵救燕京者達曰孫興祖以六衛兵守燕京足以相拒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

攻其所
必救

致人而
不致于人

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兵法所謂扼亢擣虛也彼若還兵救太原則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聞之果還兵救太原其鋒甚銳傅友德迎擊之兵未交擴廓以萬騎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數十人衝却之擴廓營于城西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以夜劫其營遇春然之以告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不可與戰夜劫營固當彼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其計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

馬潛使人約降請爲內應。達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噪之聲相應。元兵大潰亂。自相殺戮。蹂踐擴廓方燃燭坐帳中。聞變倉卒不知所爲。亟納鞞未竟。蹠一足踰帳後。得驛馬乘從十八騎遁去。追之不及。遂乘勝克太原。豁鼻馬帥餘衆降得兵四萬餘人。馬四萬餘匹。達遣傅友德薛顯擊破賀宗哲于石州。走其四大王。又破逐竹貞兵。於是惇忻霍絳猗氏

平陽等處皆定。遇春勒兵追擴廓於大同。擴廓走甘肅。得行人汪河還。先是上嘗遣河以書諭擴廓帖木兒。被留不遣。數年河守節不屈。今擴廓兵敗得脫歸。上嘉其節。超遷吏部侍郎。眷待優渥。河在擴廓軍中久。知其虛實。及還備陳方略。擴廓由是多敗。上遣勅諭諸將於太原曰。近者湯和定浙左。平閩中。楊璟清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遽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今再遣各官征進。璟出澤州趨潞中。雖少算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

原之捷得璟以分其勢。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宗異下。偏將軍璟居和下。協心同力。剪除餘虜。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爲嫌。達遣常遇春引兵攻大同。元守將竹貞棄城走。遂拔之。傅友德率兵巡太和嶺之西。北尋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之兵。遂拔宣德。及在外諸城堡。達又遣汪興祖率兵攻武州朔州。皆拔之。擒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餘人。未幾以興祖爲晉王傅。兼山西行都督府事。守禦大同。於是達與諸將議以山西既定。乃發太原還平陽。次河中。遣張良造

浮橋引兵攻陝西。上命達以康茂才分所部兵鎮守太原。八月副將軍常遇春同徐達攻隴西。聞元也速寇通州。乃旋師東破也速。旣還燕。遇春北伐開平。師次柳河川病卒。上詔偏將軍李文忠代領其衆。文忠將赴達軍。次太原。聞達已拔慶陽陝西平。元主北走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寇大同。甚急。文忠與趙庸等謀曰。闔外之事。有利於國。專之可也。大同受圍。若候進止。恐無及矣。機不可失。盍往救之。遂由代出鴈門。次馬邑。元邏騎數千至。擊敗之。擒其平章

強能令
之弱

劉帖木進次白楊。又擒其四大王。時大雨。前軍已駐營。文忠至。亟令移前。阻水爲營。遣人入大同。報汪興祖知脫。列伯以夜帥銳卒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堅壁不動。先以西營誘之。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爲左右翼。身先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進兵至東勝。莽哥倉而還。元將孔興已圍大同。聞脫列伯敗解圍走。至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主大懼。益北徙。不復南寇。山西始安。

論曰。燕京既定。欲取山西。當時若出居庸。畧宣大。

看得透

或出紫荆。皆可徑擣太原。豈不尤爲捷疾。諸將乃捨二道而南。狗澤潞者。非舍徑而就迂也。蓋以北則真保河間未定。西則懷慶陝州未安。真保不通。則南北有道梗之患。懷慶未附。則大梁無息肩之期。此所以先澤潞而後宣大也。又攘夷之道。當由內以及外。先近而後遠。故驅之不得。不自南而北也。使擴廓帖木兒輩自大同北奔沙漠。則患不集於陝西矣。不虞羣醜西逸。所以關中之師不可卒解也。擴廓不能以全勝之日。救燕京于未亡。而欲

以逋播之餘。復燕京於既失。爲謀已踈。而還救太原。進退失據。又莫逃於徐達之預籌矣。如之何其不敗邪。乃達爲此謀。盖有得于孫臏伐魏。致齊之策。而常遇春郭英。又能出奇制勝。以克全城。李文忠便宜用兵。能却勅虜。則諸將之謀勇。皆可謂不世出者已。河東旣平。然後燕京大梁。可得而安也。其規畫先後。孰非聖謨之宏遠哉。

戡定關中

洪武二年己酉二月。大將軍徐達旣平山西。與諸將

議攻陝西。遂引兵發太原。遣副將軍常遇春。叅將馮宗異。先渡河。時李思齊張思道。皆假元名號。各擁大衆。夾武功東川。而軍李思齊在東。張思道在西。以禦我師。部將耿炳文前擊之。二虜日來挑戰。炳文備禦甚嚴。晝夜不少解甲。俟彼稍却。則以兵進。二虜不能支。遂遁去。李思齊奔鳳翔。張思道奔涇陽。各治兵完守。擬拒我師。三月。達率諸將。引大軍抵長安。列營城北。元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達卽以耿炳文鎮長安。遂謀取鞏昌臨洮等處。炳文在長安。脩築涇陽。

皇明洪武金 卷五
洪渠諸堰十萬一千餘丈民便利之大軍西征供億
繁急炳文輸軍餉五千餘石赴鞏昌軍食賴以饒足
四月達遣馮宗異進取鳳翔方思齊奔鳳翔時上
以書諭之曰前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
足下而留之與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與
若然亦時事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
意哉足下堅甲利兵深溝高壘極力以抗我軍竟欲
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從之雖有張思
道孔興擴廓帖木兒出沒其間皆非勍敵足下當時

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
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
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
翔必遠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
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
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
衆以胡地荒涼不樂久處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
孑然孤弱不能相保矣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
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

說尉佗
塚在真
定亦此
意

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欲降。其養子趙琦與麾下勸其西入吐蕃。思齊疑不決。及馮宗異兵至鳳翔。思齊率衆奔臨洮。宗異下鳳翔。獲其將薛平章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多謂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不若先征思道。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降矣。臨洮既

克。傍郡自下。諸將從之。遂進兵攻克隴州。又克秦州。擒思齊將呂德等。師抵鞏昌。其將平章梁子忠總帥汪靈真保等降。達以郭子興守鞏昌。乃遣馮勝率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獻其銀印等物。得騎兵二萬。其養子趙琦亦率衆來降。後爲臨洮衛指揮。從征西域有功。被恩賞。張思道弟張良臣時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會達師次涇陽。遣湯和等攻慶陽。良臣又聞其兄思道走寧夏。爲擴廓帖木兒所執。遂以慶陽降。達遣將顧時戴德各率本部兵

攻蘭州克之。達送李思齊至京師入見。上以其順天愛民視元將，倔強奔漠北者，爲優嘉慰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京師。五月，達帥師征平涼。張良臣自以城池險可據，有養子七十人，皆勇悍善戰，又爲擴廓帖木兒所誘，恃擴廓及賀宗哲爲聲援，遂復據慶陽。達怒，還師趨涇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援，分遣兵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畧其西，傅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顧時畧其北。達自帥師趨慶陽，以兵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遣兵

擊敗之。部將張奐獲其小元帥張五十等，送達軍門斬之。擴廓帖木兒遣部將攻陷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扼關。馮勝亦駐軍于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甯正守邠州，葉國珣守彭原，遏之。韓札兒復攻陷涇州，馮宗異擊之。札兒遁去，宗異還兵驛馬，與徐禮協守。由是擴廓不復敢以兵來侵。達以原州、涇州陷，諸將敗績，各治其失律罪，多所斬殺。惟胡德濟以嘗有

守禦功械送京師。上竟以前浙東諸暨新城功曲赦之。元賀宗哲侵鳳翔，守將張隆擊之，敗走。達與諸將圍慶陽，邏者獲張思道，所遣使王讓自擴廓來者，具言擴廓已往永昌。良臣又遣人赴寧夏求援，亦被獲。於是慶陽內外音問遏絕。達督諸將急攻之，屢敗其兵于城下，糧餉乏絕，城中至煮人汁和泥丸爲食。其部將姚暉等遂獻門納王師，達勒兵入城。良臣父子投井中，朱果引出斬之，誅其黨與數百人。達遣陸成獻捷京師，遂帥師與傅友德、薛顯會原州，擊敗元

擴廓帖木兒兵于六盤山。擴廓遁走出塞外，達至平涼，欲還京師，命顧時將騎兵略晉寧。賀宗哲寇蘭州，顧時與馮宗異率衆三萬擊敗之。宗哲與其黨亦渡河北，遁出塞。達乃以馮宗異鎮慶陽，節制諸路軍馬。又以孫琪、朱祐守平涼，張溫守蘭州。達等振旅還京師。十二月，元擴廓帖木兒聞徐達等大軍東還，乃自甘肅引兵襲蘭州，至城下。溫與諸將議兵衆寡，不敵。難與戰，然敵遠來，不知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鋒。於是整兵出戰，擴廓兵少却。溫入城固守，備禦甚至鞏

守將至
醉臥不
覺敵兵
登城擴
廓猶不
能竟登
其兵力
亦可知
矣

昌守將于光引兵來援遇擴廓兵敗被執至城下令呼溫使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城中聞之守益堅光遂被殺嘗夜二鼓擴廓以兵登城千戶朱祐醉臥不覺巡卒擊却之溫又屢乘怠擊破其兵擴廓圍數月不利又聞大軍將至遂解去還甘肅虜退張溫執朱祐數其醉臥罪欲殺之知事朱友文諫曰當其時斬祐以徇所謂軍法從事也今虜已退殺之不惟無及于事且有專殺罪溫悟杖而釋之上聞嘉友文守文又能以直言諭長官賜友文

綺帛錄溫功陞秩贈恤以旌于光忠節云

論曰山西陝西之虜李思齊張思道擴廓帖木兒三人耳如賀宗哲孔興等不足言也李張二虜雖擁衆然非我諸將敵惟擴廓最強擴廓一名王保保察罕帖木兒養子也勇略善用兵故以逋播垂盡之勢猶能轉鬪千里屢挫不衰徐達自入中原未嘗少衄獨隴右之克甚艱至多斬殺其部曲則擴廓之故也暨其祚終運訖卒遁沙漠而不爲亡國之俘此亦難能哉我聖祖激勵諸將嘗曰

皇明通鑑 卷五
王保保天下奇男子也。豈非深羨之邪。使擴廓得從。聖祖功名不當在李傅湯鄧之下。而甘心從夷。沒爲胡鬼。良可惜也。雖然。其失在委身之初耳。既已受元命。食元祿。則元亡不死。卽北從爲當。是又可深非哉。

夾攻西蜀

明玉珍隨州人。元至正壬辰。徐壽輝等兵起。玉珍集鄉里壯士屯青山。結柵自固。未幾歸徐壽輝。壽輝遣其黨倪文俊率玉珍等攻陷元巴蜀諸郡。以玉珍守

之。文俊還。及陳友諒殺倪文俊。玉珍遂自據成都。傍畧四川諸郡縣皆附之。歲壬寅。友諒弑壽輝。玉珍謀討之不果。乃以兵守夔關。與友諒絕。立廟祀壽輝。遣兵取元隴州。興元。收鞏昌。分置守戍。遂自稱隴蜀王。癸卯春正月。玉珍稱帝于成都。國號夏。建元天統。後玉珍卒。子昇嗣。仍稱帝。昇幼。母彭氏與僞丞相理國事。洪武二年。巴西。上既克元都。平河東。定隴右。乃遣楊璟入蜀。諭昇使入朝。璟反覆譬曉。昇牽于羣議。不決。璟還。復以書諭之。開示順逆禍福之機。令勿爲

臣下所惑，昇竟不從。三年庚戌四月，大將軍徐達等征定西還，將襲興元。達命傅友德爲先鋒，李思齊、左君弼、趙琦等各率所部兵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擒夏僞平章蔡懋，遂入沔州。又遣金興旺、張隆由鳳翔連雲棧入，合兵攻興元，克之。降其守將劉思忠、劉慶祥等。友德以軍食不繼，還軍西安。達命金興旺、張隆守興元。七月，明昇忿失興元，遣其將吳友仁以兵入寇。守將金興旺、張隆擊敗之。明日復來，興旺與戰，面中一矢不退，又敗之，斬首數百級。時興元守兵纔三

千人。友仁衆二萬，興旺以衆寡不敵，歛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求援。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急攻之。興旺等發巨木，插石以禦賊，死者甚衆。徐達在長安聞報，卽率軍屯益門鎮，遣傅友德救興元。以兵三千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寨，使士卒列炬然山上。友仁見之大驚，耿天璧、周指揮等攻破敵曹口寨，亦至。友仁乘夜遁去，自是不敢復犯興元。其瞿塘將莫平章亦以兵犯歸州，欲報興元之役。守將陳聞出兵南門與戰，大破之，斬首三百級，擒八十人，送楊璟斬

之十二月。上以明昇據蜀，阻聲教。又時入寇，乃親祭告。郊廟伐蜀，以湯和爲征西將軍，廖永忠副之。率京衛荆襄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周德興等皆屬焉。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顧時、汪興祖等皆屬焉。楊璟、王簡等亦率水陸師以從。時明昇徙都重慶，湯和遂自歸州向瞿塘。傅友德至陝，揚言出金牛，實欲自陳倉由青州果陽階文向成都。夏，僞丞相戴壽等悉銳卒守瞿塘，扼三峽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兩岸引鐵鎖爲飛橋，平木

板其上，置砲石木竿橋兩岸，備禦甚固。又遣兵北守金牛。辛亥二月，湯和遣周德興率周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又進奪覃屋、溫湯關。初，諸將陞辭時，上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守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兵難猝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旣墮腹心，自潰矣。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受命行，至是。上以伐蜀未報捷，復命朱亮祖往助之。以兵會進，友德旣出金牛，探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

廟筭已定

皇明河西金 卷五
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三月抵階州。夏守將丁世珎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顧時亦擒其將王進。世珎走還。遂克階州。引兵向文州。去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以阻我師。友德督兵脩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珎復集兵據險。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擊破之。世珎以數騎遁去。又拔文州。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遁。友德遣人諭降之。俾各還居故業。留鞏昌潘指揮守之。引兵趨綿州。至漢江。

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蜀人向猶恃漢水爲固。聞造舟大懼。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十。大書克階。文。月。日。浮江下。蜀人見之。解體。湯和廖永忠等合趙庸兵取夏桑林芙蓉洞覃屋茅岡寨。又攻天門山。擒其將張元帥。小張僉事。降其衆千餘人。遂克歸州。又克夏將李逢春烽火山寨。乃進攻瞿塘關。楊璟所遣指揮韋權出赤甲山趨夔州。李指揮出白鹽山攻夔府南城岸。璟與王簡進攻瞿塘。兵敗。其所遣赤甲白

鹽之兵皆潰，還屯歸州。湯和廖永忠議以江水漲，難進兵，駐師大溪口，欲候秋水落方進。夏戴壽、吳友仁聞傳友德破階文，搗江油，乃抽瞿塘精兵往援漢州。留老弱守關，兵未至，友德已逼漢州城。陳德又入綿州，破龍德縣。夏將向大亨出兵戰城下，友德擊敗之。及戴壽、吳友仁兵至，友德下令曰：「彼遠來勞困，大亨兵敗，衆方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迎擊戴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擒其將梁士達等。壽與大亨走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令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破之，擒斬

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走保寧，友德兵向成都。夏金州守將俞思忠等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人來降。友德捷至京師，上恐湯和等逗遛失機會，乃述友德冒險克敵之功，責和詔曰：「傳將軍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可水陸夾攻，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破蜀之機，但在今日。若候水退，豈不失機？悞事朕前所語，爾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和永忠得詔，乃引兵趨夔州。又見江中木牌所書，知友德破階文月日，遂亟圖進取。初，友德克文州，以朱

顯忠守之友德兵向成都夏將丁世瑛誘番衆數萬
攻文州城顯忠擊却之丁世瑛復合趙元帥大兵攻
之城、中食盡、外援不至、部下議欲棄城走、顯忠厲聲
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棄城求活邪、世瑛攻益
急、顯忠被傷、裹創力戰、不能支、城陷、爲亂兵所殺、四
月、上以湯和師未捷、勅湖廣平章鄧愈督部將任
亮以兵開道、由陸路抵瞿塘、從湯和師進取、又令王
成引兵由興元取道往友德軍前聽征、仍詔播州帥
楊鑑率番兵二萬爲友德先鋒、上又慮襄陽兵出

城守虛弱、手書諭鄧愈以襄陽軍務委鎮撫胡潤管
領、嚴爲守禦、五月、廖永忠領兵至舊夔府、夏守將鄒
興、飛天張等聞永忠兵至、悉力拒戰、永忠分兵爲前
後陣、前軍旣接、卽麾後軍爲左右翼、旁出擊之、鄒興
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將龔興、殺溺士馬甚
衆、夏人氣大沮、六月、永忠引兵至瞿塘關、以水峻急、
又蜀人所設鐵鎖飛橋亘江上、舟不得進、乃密遣壯
士數百人舁小舟、衣青蓑衣、緣山伏草木中、行度關、
人各持糗糧、挈水筒以禦饑渴、魚貫入山石間、守關

者不覺。既度險，夜以小舟入江，繞出敵背。永忠等與約期，度已入江，乃率精兵出黑葉渡，分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鎗火器前進。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亡何將士昇舟者，自上流，一時俱發，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不知其兵何從也。下流舟師並進，夾攻，大破之。焚三橋，橫江鐵鎖，須臾鎔絕。鄒興中矢死，擒將士董達等八十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敵將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

曹良臣自歸州進兵，由白鹽伐木開道，出紙方溪，亦至。永忠乃與和率水陸大軍會重慶，行定沿江郡縣。永忠乘勝直前，以丙申日次銅鑼峽。明昇等大懼，夏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耳。何益？」劉仁曰：「然則將何如？」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不如早降，免生靈於鋒鏑耳。」昇乃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和未至，辭不受。令候和至。來降。癸卯日，湯和師至重慶，會永忠于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與櫬，與母彭氏及劉仁等奉表詣和軍。

門降和受壁永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諸將不得侵掠仍撫慰戴壽向大亨家屬令其子弟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并官屬降表於京師七月傅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李德英以弓矢火器衝之象皆中矢却走壽等兵大敗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使報重慶之捷壽等遂無鬪志壽乃籍府庫倉廩甲兵之數遣其子詣軍門納款明日壽等率官屬出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馬三萬留兵守之分兵徇未下郡縣至崇慶州

夏知州尹善清猶拒戰友德擊敗其兵執善清斬之其判官率州民迎降友德遂徇下保寧執其將吳友仁械送京師留指揮黃榮成守之友德仍駐保寧籍其民壯者爲兵上遣李文忠往鎮撫蜀中文忠增築成都城垣浚濠塹設成都等衛蜀中大定八月明昇等至京師詔羣臣定受降禮禮臣援宋受蜀孟昶降舊儀雜定之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自治國所爲奢侈昇幼事由臣下無罪免其叩首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昇朝見百官稱賀封昇歸義侯賜第京

師冬十月傳友德廖永忠等振旅還京師。詔儒臣作平西蜀頌。

論曰蜀地與中原隔絕。昔人謂其後天下而亂。亦後天下而平。大抵中原有事。蜀必割據。天下一統。蜀亦不能久存也。玉珍非有雄才大略。能與羣雄抗衡者。以我聖祖起自東服於蜀。爲遐壤友諒。雖近。然所爭在東北。不暇及蜀。故得稱雄僻壤耳。及我聖祖定中原。清關陝。明昇自當稱臣內附。不失茅土世封。楊璟之書。譬曉明切。而昇不能從。

古今伐
蜀未有
不以奇
勝者

可謂不度德量力矣。夫以孔明之才。不能終抗曹丕。司馬懿而欲以明昇戴壽輩禦我聖祖。得乎。若傳友德之用兵。誠爲奇絕。湯和廖永忠。雖少留滯。而永忠以湯和未至。不受明昇之降。和亦不以爲嫌。此事高出千古。晉王濬有愧色矣。天生賢將。以弼成大業。豈偶然哉。至我聖祖于明昇之降。憫其幼無罪而優禮待之。則又帝王之偉度。前代所希覩也。

皇明鴻猷錄卷五

終

順天府儒學教授上海喬拱璧
訓導楚黃王同鼎 分校

